

春节翻陈年日记,特意找出一篇,写的是1976年冬天,我在沈阳企业工作时,到离漠河不远的大兴安岭呼中林业局出差,发生的一件事。

11月28日星期天,晴 应邀到宣传干事叶方明同志家做客。

他住在呼中区委办公楼后边一条小街上,木板障子围成一个狭长严实的小院落,红砖平房,两间整洁利索的屋子。炉中烧着木柈子,暖融融的,玻璃窗上厚厚的冰霜化出一小块透亮的地方,能看见外面寒冷的蓝天。

我进了屋,冰凉的眼镜片遇热,立刻蒙上一层雾。草草一擦,看见叶方明刚满十八个月的孩子叶成刚,躺在火炕上,甜甜地酣睡。他妻子名叫汪巧玲,周末上午在单位值班,方明则利用这段安静时光,伏案撰写一篇报道稿。

他是南京郊区六合县人,南京林校森林保护专业1967年的毕业生,眉棱突出,眼睛明亮,很有精神。我们虽是初识,但颇有一见如故的感觉。冬日阳光射到窗前,两人无拘无束地谈笑。从新闻体裁到文学作品,从日常工作到周围同志,从大兴安岭到南海北,无所不谈,林区宣传工作者的住宅里,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

最近中东战火又起,这让我想起了唐师曾。唐师曾,祖籍江苏无锡,生于北京,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,新华社记者。让唐师曾声名鹊起的,是他的战地记者生涯。1990年,当海湾战争的阴云笼罩中东,正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的他敏锐地感知到战争即将爆发,立刻申请前往海湾。同年12月,他单枪匹马,带着仅有的300美元,毅然飞往伊拉克。在海湾战争期间,他穿梭于枪林弹雨中,向新华社传回百余张珍贵的战地摄影图片。他是最后一个撤离巴格达的中国记者,他的勇敢和专业,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记者的担当。唐师曾将自己的经历撰写成《我从战场归来》《我钻进了金字塔》《重返巴格达》等著作。我拜读过他的作品,听萧乾赞他是位“摄影技术好,笔头快,能吃苦,有胆识,善于同人打交道”的优秀记者。2010年,上海举办“萧乾诞辰100周年”纪念会,在纪念会上我与唐师曾相遇。那时他一手握着一本《百年萧乾》,一手拿

着萧乾、文洁若的印章,让我拍照。脸上满是崇敬,他称萧乾为老师。我对他说,萧乾也是我的老师,我们是同门师兄弟呢。晚宴上我俩还特地与文洁若先生合影留念。我对唐师曾的欣赏,不仅因我们共同有着萧乾、季羨林、张中行、庄则栋等良师益友,更源于他独特的写作理念——以科学眼光与艺术语言讲述人的故事。“科学眼光”的核心是对新闻真实与客观底线的坚守,要求以严谨、理性、客观的态度记录对象,不虚构、不歪曲、不主观臆断,无论报道、采访或事件记录,均力求基于事实本身,捕捉原始信息,规避个人情感与预设立场对事实的干扰,最终确保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。“艺术语言”则体现在对创作表现力的追求,要“聚焦个体、传递价值”,让故事更具感染力与传播力。他坚信相机是记录历史的可信工具,认为“镜头不会说谎”,其“一镜到底”的拍摄风格有着随意、自然、真实的特质。

前几天,路过四川北路永丰里,见弄堂口有个“皮鞋匠”正在为市民修鞋,询问后得知这位“皮鞋匠”在此已经为有需要的市民修鞋几十年了。上海曾是“皮鞋匠”最为集中的城市。早年笔者居住在海宁路附近,在海宁路公交车站旁有条通往吴淞路、昆山路弄堂,有位大块头胖胖的“皮鞋匠”坐在弄堂口,附近市民都叫他“胖鞋匠”,人缘极好。

“胖鞋匠”来自扬州江都,上世纪六十年代从老家来上海谋生,修鞋手艺缘自祖传。那一年父亲穿了一双皮鞋,因为脱线开了“喇叭口”,在那“新三年、旧三年、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的年代,扔了可惜,且父亲说这双鞋跟了自己多年有感情了,比较合脚,不舍得扔,便让笔者

去“胖鞋匠”处修理。只见“胖鞋匠”将补鞋机对准皮鞋豁口,一手摇着机柄,一手推着皮鞋,不一会儿豁口便“痊愈”了。为保皮鞋不再豁口,“胖鞋匠”随后再用胶水一沾,榔头轻轻敲打几下,算是修好了。拎着修完后的皮鞋回到家,父亲说,这不是蛮好嘛,还能穿几年了。这是我唯一一次跟“胖鞋匠”打交道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笔者居住的老房子因旧区改造而拆迁,离开了海宁路。后来我多次路过那条弄堂,却已不见了“胖鞋匠”,再后来那条弄堂也消失了……如今,要找个修皮鞋的“皮鞋匠”并不容易,这小小买卖做的人已很少,许多手艺失传了,拎鞋的人也少了,因而在永丰里弄堂口还能见到“皮鞋匠”,感到既惊喜又欣慰。

有感才发,“想象一下依到八九十岁,想翻翻现在的朋友圈,AI味鸡汤文,可疑养生视频的汪洋大海早把你宝贵的几条原创淹没了!”老友从善如流,从此只发原创,且讲究质量,腾出时间去感受世界,写更好的原创。我呢,本来就比较节制,想到将来要回放,就更惜墨了。日日日记,该是每天必记的吧?无事可记时,又不能学周树人老师“十五日晴。午后风。无事”,每年都记下一二十次“无事”;或学季羨林老师“今天又只是平凡的一天”,我只好留白,“不响”了。

去年于我而言,是被文字浸润,被温情温柔包裹的一年。

责编:郭影

50年前的文字依据

刘齐

小成钢还顽皮地猫在茶几后边,眨着黑亮的眼睛窥视我,看我两手一张,他便笨笨磕磕,似跑非跑地扑到我的怀里,一股幼儿特有的乳香气扑面而来。我就势将这毛茸茸的小家伙往天花板上抛,在空中悬着的那一瞬间,他咯咯地笑个不停,仿佛天地间幸福的人。我被他天真的孩童气深深地感染着,问:“再来一个要不要?”想不到,他口中又冒出一句黑龙江话:“嗯哪!”我的肚皮都要笑破了,这小崽儿了不起,居然会三“国”语言。

下午,汪巧玲下班,带着一身新鲜的寒气回家。她是1969年从上海普陀区支边来的知识青年,在呼中区委局当过检验员,短发细眉,身材颀长,楚楚动人。前两个同志像一家人一样,围

天我上邮局打电报,见她正拿着一摞照片向女伴讲述着什么。当时我眼前一亮,暗想深山老林还有这等标致人物。想不到,在方明家中又遇到了她,内心十分高兴。小汪也认出,我曾到邮局办过事,忙含笑招呼。书桌和茶几的玻璃板上,压着一些小成钢的近似照,或全身或局部,或欢笑或怪态,都是可爱模样,她那天给同事传看的,大概就是这些照片。

晚饭包饺子,大家一起动手。我自告奋勇,挽起袖子帮着剁馅。过去,这一家人虽然喜欢吃饺子,却嫌费事,故一遇有人做客,就一定要吃饺子——劳动力来了。叶干事挺有一套,穿着朴素的旧毛衣,扎着布围裙,麻利地擀着饺子皮,我和小汪负责包。在上海同志面前,我一再炫耀自己并不高明的技术,纠正小汪姑娘不规范的动作。

一位姓何的杭州知识青年特地赶来,加入我们,他的知识面很宽,人也好学,不断问我一些辽宁的事情。

几个同志像一家人一样,围

坐桌前,白酒果酒,南菜北菜,特别丰盛,满满当当摆了一桌子,而且他们的热情更盛,真好比亲人啊!

一晃五十年了,日记攒了一柜子一电脑,为何单单要找这一篇?因为,就在前几天,我和我媳妇,在海南清水湾的椰子树下,刚见到了叶方明、汪巧玲和叶成刚,不光他们仨,还有方明的女儿,方明的孙子和外孙,高高矮矮,热热闹闹,一大家人。

方明老两口都退休了,在上海生活,这次是来三亚过冬。大家一再感叹,我们相识在中国的最北边,又重逢在中国的最南边,中间隔了遥远的空间和时间,却隔不断彼此的友情和思念。

毛头小儿叶成钢五十年未见,已是堂堂一个男子汉,在网络公司当高级工程师,真正成了“钢”。他的儿子也准备成“钢”——在上海一家名校读研,好家伙,长得比他高出一头。

“成钢啊成钢”,我边用手比画边说,“你这么大的时候,我就抱过你,现在你长这么大,我再也抱不动了。”见他有点儿不好意思,他的儿子有点儿惊奇,我就宣布,“刘叔叔、刘爷爷可不是随口一说,回头我找出文字依据,给你们大家看。”

“成钢啊成钢”,我边用手比画边说,“你这么大的时候,我就抱过你,现在你长这么大,我再也抱不动了。”见他有点儿不好意思,他的儿子有点儿惊奇,我就宣布,“刘叔叔、刘爷爷可不是随口一说,回头我找出文字依据,给你们大家看。”

“成钢啊成钢”,我边用手比画边说,“你这么大的时候,我就抱过你,现在你长这么大,我再也抱不动了。”见他有点儿不好意思,他的儿子有点儿惊奇,我就宣布,“刘叔叔、刘爷爷可不是随口一说,回头我找出文字依据,给你们大家看。”

“成钢啊成钢”,我边用手比画边说,“你这么大的时候,我就抱过你,现在你长这么大,我再也抱不动了。”见他有点儿不好意思,他的儿子有点儿惊奇,我就宣布,“刘叔叔、刘爷爷可不是随口一说,回头我找出文字依据,给你们大家看。”

“成钢啊成钢”,我边用手比画边说,“你这么大的时候,我就抱过你,现在你长这么大,我再也抱不动了。”见他有点儿不好意思,他的儿子有点儿惊奇,我就宣布,“刘叔叔、刘爷爷可不是随口一说,回头我找出文字依据,给你们大家看。”

想起唐师曾

张昌华

我对唐师曾的欣赏,不仅因我们共同有着萧乾、季羨林、张中行、庄则栋等良师益友,更源于他独特的写作理念——以科学眼光与艺术语言讲述人的故事。“科学眼光”的核心是对新闻真实与客观底线的坚守,要求以严谨、理性、客观的态度记录对象,不虚构、不歪曲、不主观臆断,无论报道、采访或事件记录,均力求基于事实本身,捕捉原始信息,规避个人情感与预设立场对事实的干扰,最终确保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。“艺术语言”则体现在对创作表现力的追求,要“聚焦个体、传递价值”,让故事更具感染力与传播力。他坚信相机是记录历史的可信工具,认为“镜头不会说谎”,其“一镜到底”的拍摄风格有着随意、自然、真实的特质。

麦田里的马街书会

曲令敏

马街村在宝丰县城南7.5公里,古时宛洛大道经此,有人开店建肆,始称马渡店,商贾云集,后改称马渡街,简称马街。让马街名扬世界的,是一年一度绵延700多年的马街书会。起因是马街村有位叫马德平的老艺人,艺精德高,桃李满天下。每到农历正月十三马老先生寿诞之日,弟子们便从四面八方赶来献艺祝寿。豫西这一带

亦有正月农闲写戏听书的习俗,艺人们到这里亮书,久而久之,书会约定俗成。风摇树簌簌,雨来草萧萧。三弦书、大调曲、大鼓书、评书、琴书、道情、渔鼓、花鼓、清音、河南坠子……流传于大江南北的民间说唱,正如天地间的风声雨声流水声,汉唐以降就成为人类历史这条河流发出的天籁,是生活淌过民间的铮铮弦音。口口相传,或是即兴而发,无论金戈铁马,还是恩怨尔汝,或激越悲壮,或清丽凄婉,无不和平百姓的歌吟与悲泣,浸泡着瓜瓞绵绵原上草的乡民们的汗水和泪水,挽留着代代不绝的爱恨情仇。所以有诗:“鼓子声声走雷喧,琴声悠悠流细涓,大调坠子传神韵,唱醉听客马街前。”

今年的马街书会,腊月二十三(2月10日)就热闹起来了。热情的马街人不是备年货,是接待待艺人的一应的吃住和日用。床铺整出来,大锅支起来,白面袋子码起来,萝卜、白菜堆起来,粉条一捆大过一捆,猪肉一扇一扇地往家搬,他们不说“来”,说闪过年儿,天南地北的亲人就回来了!

有感才发,“想象一下依到八九十岁,想翻翻现在的朋友圈,AI味鸡汤文,可疑养生视频的汪洋大海早把你宝贵的几条原创淹没了!”老友从善如流,从此只发原创,且讲究质量,腾出时间去感受世界,写更好的原创。我呢,本来就比较节制,想到将来要回放,就更惜墨了。日日日记,该是每天必记的吧?无事可记时,又不能学周树人老师“十五日晴。午后风。无事”,每年都记下一二十次“无事”;或学季羨林老师“今天又只是平凡的一天”,我只好留白,“不响”了。

去年于我而言,是被文字浸润,被温情温柔包裹的一年。

责编:郭影

雪的可能

戴蓉

一早听到雨滴落在雨棚上的声响。出了门,发觉雨已成雪。雪粒子如粗盐一般撒下,触地有轻微的簌簌声。等轻轨的时候,雪越发大了,不时有雪花从车站顶棚的缝隙间飘落。有人举起手机拍视频。我站在围墙的栏杆内默默看雪。雪是素白的,因这素白,人人都可在这雪白的画纸上添加自己的想象,怀着各自的心事。

第一次见到下雪,是在冬日的复旦园。一早见到窗外白皑皑一片,便拉着室友到燕园拍照。坐在水池边的小石桥上,单穿毛衣和牛仔裤,那张照片今日看来,除了年轻简直一无是处,但它至今贴在我的相册里。第二次看雪是在杭州,带着学生从潘天寿故居出来,雪下得纷纷扬扬。白雪堆在中式屋顶的乌瓦上,我看得呆了过去。雪太大,于是我们取消了当日下午的行程。我和同事到西湖边赏雪。他说给我拍照,我便将一顶红伞往地上一掷,坐在雪地上。彼时用的是胶卷,因为雪光太亮,照片有点曝光过度,但这难得一见的雪湖印记,于我相当珍贵。那场好雪,让我真正体会到断桥残雪的况味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,那时游人没有那么稠密,天气预报也不太准确,因此遭逢它的大多是本地人和恰好路过的游人。

文人写西湖的雪,要数张岱“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、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”有名。当日张岱在湖心亭赏雪,亭子在外湖中央一个小小的绿洲上,与三潭印月、阮公墩鼎足相对,成一个品字形。“湖中人鸟声俱绝”,作者不从视觉写大雪,而通过听觉来写,雪后的西湖寂静幽绝,而他夜间前往湖心亭看雪,这是何等的孤怀雅兴。“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”,一个短句中使用相同的词真是险招,但三个“与”却有别致的顿挫之感。其实张岱还写过一篇《龙山雪》,“大雪深三尺许……万山载雪,明月薄之,月不能光,雪皆白……”寒冽清幽,别有情致。

有灵气的雪,与东方传统建筑特别相宜。长堤、湖心亭,宫殿莫不如是。北京下大雪那天,友人发来雪景图片,其中有几张是远眺故宫的场景,深色的瓦上覆着白雪,显得端庄有古意,雪地又成了大片有深意的留白。江南之雪,走的是灵秀的路线。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在苏州艺圃拍的视频:雪在黑瓦上薄薄敷了一层白粉,有几橘猫施施然走过,镜头往下一沉,雪花落入一汪池水,池畔是一棵开满明黄花朵的腊梅树。西式的雪景,总让我想起雪落青松的白色圣诞,美则美矣,未免过于单纯。

如愿

(篆刻) 姚善恩

3月1日是正会,600多亩的麦田大书场上,湖北、安徽、山东、河北等十几个省的艺人汇聚而来。河南商丘、山东菏泽两地356人租16辆大巴数百里奔赴。80多岁的刘兰芳和丈夫王印权在庄严的仪式中收了新徒,又与草根艺人同台四说《马年说马》。锣鼓喧天的亮书区,红帐篷,白雨披,人头攒动,有年过八旬的老艺人腰板挺直,自拉自唱,有20岁出头儿的新疆小伙子边舞边唱……今年赶会的人多,年轻人也很多。襄河道坠子第四代传人张玉慧的《坠子情缘》,声腔清扬,婉转水润,非到现场,不能领受这宛若天籁的音乐之美。她身后拉坠胡的是她的女儿,一个面容清丽身姿秀雅的“00后”小姑娘。

又一年的马街书会落幕了,人去场空,往年依稀可见的麦苗被和在了泥里。可马街人说:不要紧,不要紧,麦子扎根儿深,过些天新苗就长出来了。谁不知道俺马街的泥对人亲热,这是不舍得书会散场啊。

皮鞋匠

龙钢

去“胖鞋匠”处修理。只见“胖鞋匠”将补鞋机对准皮鞋豁口,一手摇着机柄,一手推着皮鞋,不一会儿豁口便“痊愈”了。为保皮鞋不再豁口,“胖鞋匠”随后再用胶水一沾,榔头轻轻敲打几下,算是修好了。拎着修完后的皮鞋回到家,父亲说,这不是蛮好嘛,还能穿几年了。这是我唯一一次跟“胖鞋匠”打交道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笔者居住的老房子因旧区改造而拆迁,离开了海宁路。后来我多次路过那条弄堂,却已不见了“胖鞋匠”,再后来那条弄堂也消失了……如今,要找个修皮鞋的“皮鞋匠”并不容易,这小小买卖做的人已很少,许多手艺失传了,拎鞋的人也少了,因而在永丰里弄堂口还能见到“皮鞋匠”,感到既惊喜又欣慰。

有感才发,“想象一下依到八九十岁,想翻翻现在的朋友圈,AI味鸡汤文,可疑养生视频的汪洋大海早把你宝贵的几条原创淹没了!”老友从善如流,从此只发原创,且讲究质量,腾出时间去感受世界,写更好的原创。我呢,本来就比较节制,想到将来要回放,就更惜墨了。日日日记,该是每天必记的吧?无事可记时,又不能学周树人老师“十五日晴。午后风。无事”,每年都记下一二十次“无事”;或学季羨林老师“今天又只是平凡的一天”,我只好留白,“不响”了。

去年于我而言,是被文字浸润,被温情温柔包裹的一年。

责编:郭影

责编:郭影

今天你还写日记吗?这话问得……日复一日不断更朋友圈的人笑了:没见我天天在朋友圈写日记吗?

确实,好多人是把微信朋友圈当日记簿用的。敢情,时代真的变了啊,从前只有名人写了日记可能公开出版,现如今普通人的日记也摆到客厅里让人随意翻阅了。嗯,相对于微博这个路人皆可一窥的广场,朋友圈不就是供微信好友浏览的客厅么?

然则,凡人日记是决计无法跟名人日记享受同等待遇的。胡适之老师年轻时留美,出过一册《胡适留学日记》。其中流传最广的,无关美利坚生活,也无关学业学问,竟是打牌,如1911年7月21日“化学第二小试……打牌”,22日“打

牌。读美国短篇名著数种”,24日“上课……打牌。演化学算题”……好事网友专门摘出这些句子,戏称“胡适打牌日记”,照样引得世人围观。我从中看见和普通人并无二致的胡适,可研究者偏偏要升华为“自律与挣扎”。因为,作者

是大学问家嘛!

朋友圈“日记”

潘真

阶版饭局美食。九宫格色调、构图审美在线,氛围感拉满,看得人隔着手机屏食指大动;文字剖析每一道荤素的奥妙,时而还兼及大厨言行。我是当宝藏餐馆、菜单指南来读的。还有多位走极简路线的朋友。发一张构思独特的照片,配一段个性化的文字——或是在读某书的心得,或是由亲历某事引发的感悟,或是对时局一针见血的点评……总是令我心有戚戚焉,想起自己的微信签名

Less is More(三宅一生语)。

闺蜜指出,我一边提醒朋友晒娃别忘保护隐私,一边却点赞人家的晒娃日记。我也知道这很矛盾啊,可是有些晒娃日记拍得、写得鲜活无比,反衬出大批同类作品的平庸。作为职业编辑,我做不到无动于衷啊。

或曰:朋友圈并非为朋友而写,是写给80岁以后的自己看的——当你哪儿也去不了,坐在摇椅上,翻翻旧日的美好时光。那今天就更应该慎之又慎了,要保证留下的都是经过审视的人生。

有老友,年过七旬,以前整天捧着iPad忙乎,日平均十几条转发;间或夹杂一条原创的,倒是见人见事见感悟。趁他抱怨眼睛吃不消,我建议他

有感才发,“想象一下依到八九十岁,想翻翻现在的朋友圈,AI味鸡汤文,可疑养生视频的汪洋大海早把你宝贵的几条原创淹没了!”老友从善如流,从此只发原创,且讲究质量,腾出时间去感受世界,写更好的原创。我呢,本来就比较节制,想到将来要回放,就更惜墨了。日日日记,该是每天必记的吧?无事可记时,又不能学周树人老师“十五日晴。午后风。无事”,每年都记下一二十次“无事”;或学季羨林老师“今天又只是平凡的一天”,我只好留白,“不响”了。

去年于我而言,是被文字浸润,被温情温柔包裹的一年。

责编:郭影

十日谈

今天你还写日记吗

责编:郭影